



仿山曹伯祠(又称大王殿)

在菏泽有两处曹伯祠，一处为“曹州南关曹伯祠”，一处是“定陶仿山曹伯祠”。“南关曹伯祠”，原址位于菏泽老城南门外路西（今菏泽曹州老窖酒厂处），为明代所重建，解放初期毁于战火，原址曾先后被南关小学和菏泽酒厂所占用，祠中堂舍早已不复存在。一处为“仿山曹伯祠”，位于定陶区城北仿山之上，原系周代曹国国君墓地所处，始建于秦汉时代，后屡圯屡建。现已是“仿山旅游风景区”的重要历史文化景点。

南关曹伯祠，菏泽人习称“大王庙”。据《曹州志》所载，该祠是明万历三十八年（1610年），时任知州周鼎主持重建，并亲自撰写碑文。碑文中，记述了曹伯祠的重建起因，表述了该祠院的设置规模，及其祭祀的礼规注重。

仿山曹伯祠，据《曹州志》记载，公元前487年，曹国灭亡后，曹民怀念故国，便在仿山造庙，以祀纪念。有史料记载，秦汉开始建祠，唐宋陆续建庙，延连40余座。宋朝在

焦氏女孝亲哭燎麦

曹县西北23千米，常乐集镇镇政府驻地东南2.4千米处，是为焦村庙村。该村有个百里闻名的农历九月九大庙会。庙会时成千上万人前来进香，但庙里供奉的神及供品却与其他庙宇不同，这儿供奉的是焦氏女，供品是燎麦，这是为什么呢？说来话长，这还要从宋朝该村出的孝女说起。

传说，在宋朝时，焦村庙出了个有名的孝女，叫焦花女。她生性淳朴，勤劳能干，四邻八舍没有不夸她好的。她对年老的父母，更是感情深挚，关心照顾得无微不至。有一次，她的母亲病了，家里穷，缺医少药，病势日渐沉重。焦花女急得心头油煎火燎，想不出一点办法，恨不得替娘害病替娘死。“娘！你想吃什么吗？”对着几天粒米不下的老娘，焦花女切盼她能想吃点什么，以便能使病势减轻。“闺女呀，咱家连下锅的米都快没有了，还问我想吃什么哩……唉，能吃饱燎麦就行。”焦花女听到母亲想吃点东西，喜出望外，可是她没想到，吃燎麦要在麦刚成熟灌浆的时候才有，现在已交了九月，哪里去找燎麦呀。她跑到田野，东寻西找，越找越失望。眼看连一棵麦子的踪影也不见，她绝望了，不觉失声痛哭。哭啊，哭啊，哭了三天三夜；她的哭声搅得土地爷心神不宁，觉得这件事非认真过问帮助她解决不可了，于是把一批不甚急要的公文搁置一边，立刻驾起云头，上达天庭，启奏玉皇大帝。玉帝摇摇头说：“想不到她竟如此执拗，人皆有死嘛，何必非要治活她不可。也罢！作女儿的既如此诚心，实属难得。你可施展法力，给他生一墩燎麦吧。虽违天时，下不为例。”于是，土地爷回到住所，立即施法。那焦花女虽然哭得死去活来，但并未放弃寻找燎麦的决心。她泪眼模糊，忽然看见前面不远处有一丝青青的麦穗。她赶紧爬过去，擦拭了眼泪，仔细审视，果然不错：是一墩快熟了的麦子迎风摇摆，麦穗沉甸甸，籽粒圆鼓鼓。她掐下麦穗，飞奔回家，立刻燎熟了给娘吃了。说也奇怪，这把燎麦竟似一副仙丹妙药，姑娘吃下后，渐思愧疚，病也慢慢痊愈了。

焦氏女九月九哭出燎麦的事不胫而走，一传十，十传百，不久，远远近近都知道了，连知县也亲自来“采风”了。后来，村民自发在村后修建了一座“焦孝女祠”，来表彰她的孝行。

也许是当年土地爷传达指令时，修辞上不够准确，没弄清那燎麦只在当年生一次呢，还是每年九月九那天都要生。只是，从那以后，每年重九这天，总会在焦村庙村附近的地方发现一墩燎麦，人们便把它送到焦孝女祠，焚香供奉。前来瞻仰的人，远远近近，男男女女，老老少少，络绎不绝。从此，焦氏女哭燎麦的故事越传越远，慢慢传开了。

鄆 鸿 赵丹枫



民间故事

曹伯祠与西周曹国

□ 邓文献

实行大分封，封弟振铎于曹邑（因此地有曹南山），号为曹伯，建立曹国，都城陶丘（今定陶西）。故地在今菏泽、定陶、曹县一带，西接成周，东连齐鲁，北临河济，南控江淮。《史记》中称其为“天下之中”的膏腴之地。

有史载，曹叔振铎在曹为伯，执政期间，体察民情，爱护百姓，实行轻徭薄赋，劝百姓削岗平洼，建设家园，疏水导流，垦荒种田。曹伯注重农桑，教民众讲礼义，行廉耻，广施周礼。奉奢者俭素，使劣者善良，俗尚淳朴，男耕女织，则曹民丰衣足食，安居乐业。曹伯也深受百姓爱戴，后人称赞“铎教民有法，实开疆之圣也。”

在西周时，曹国初为一方大国，与鲁国共守王朝东土，起过重要作用。可到春秋时，与周边强国相比，相对较弱。公元前637年，晋国公子重耳避难到曹国，曹共公（第16代君主）不以礼待，重耳归国继位后，于公元前632年，兴兵伐曹，俘虏共公，迫使曹南部分土地归宋，曹东部分土地属鲁，致使曹国疆域缩小，又常与宋国相互为敌，国力下降，沦为小国。曹伯阳（第26代君主）即位后，喜好田猎之事。曹国鄙人公孙疆（一说公孙强），也喜好田猎，曾捕获一只白雁献给曹伯阳，并向



回到历史深处

掏鸟窝



麻雀筑巢的好地方，几个孩子搬一架梯子，一个下面扶梯，一个中间接应，一个则爬到最上面，把小手伸进鸟窝，如果有所收获，则通过接应一级级转运下来。

如果掏到一些鸟蛋，会对着阳光照一照，如果没有血丝，说明没有孵化，就可以烧着吃，煮着吃。如果是长翅的幼鸟，就会

他讲述田猎之技，深受曹伯阳的喜欢和宽信。命他担任司城（同司空）。公元前488年，公孙疆说服曹伯阳背晋伐宋，宣布断绝与晋国的关系，并与宋国开战。公元前487年，宋景公率军攻曹，大破曹国，俘曹伯阳，公孙疆而杀之，曹国就此而亡。

曹国凡历26君，600余年，国亡，其后代以国为曹姓，祭曹叔振铎为始祖。原曹地，秦汉时期，分属山阳郡、碭郡、东郡。三国时期，为兖州刺史部治所。北魏时期，置西兖州，与济阴郡同治左城。太和十二年（488年），置乘氏县。北周宣政元年（578年），改西兖州为曹州，是由曹国取其名的开始。隋大业初，改名济阴郡。唐武德四年（621年），复为曹州。北宋崇宁元年（1102年），升为兴仁府。金天会八年（1130年），又复为曹州。明洪武元年（1368年），移治安陵、盘石（今曹县北）。明正统十年（1445年），曹迁知州，移治乘氏故邑（今菏泽老城）。清雍正十三年（1735年），升为曹州府（附郭菏泽县）。民国时期（1913年），废府存县，只留下菏泽名。新中国成立后，菏泽又设区、升市，名字延用至今，而曹州和曹国的故名则消失于历史长河中。



郭新著烈士故居

红色古屋的革命情缘

在成武县伯乐集镇前郭庄村，有三间兴建于上世纪30年代的老屋，平险墙基，青砖青瓦，前出檐，门窗略有朽损，房檐部分开始脱落。历经80多年的风霜雪雨，虽然墙基已经酥败，但仍依然矗立着。这是抗日烈士郭新著的故居，也是系列革命活动的场所，更是7位烈士、16位战士走向革命之路的有力见证。

郭新著的祖父郭效章有三个儿子，大儿子、二儿子均只有一个姑娘，在久久期待中，三儿子终添男丁。1921年7月，郭新著的降生令整个大家庭欣喜若狂。从此，这个生活较为殷实的大家庭有了奔头，全家齐心劳作，10多年后，为郭新著盖起了三间大瓦房，这在周边村寨标准是最高的。

被视若掌上明珠的郭新著自幼娇惯好胜，经常舞刀弄枪，跟随大人抗击土匪。1938年5月14日，日本侵略军从金乡县境首次侵入大田集一带。途经胡楼村时，因奸淫妇女，遭到反抗，日寇枪杀该村村民9人，打伤3人，烧毁房屋300多间，制造了惨绝人寰的“胡楼惨案”。日寇的暴行，激起了郭新著的愤慨，血气方刚的他誓与日寇势不两立。

恰在此时，共产党员牛荫鹏找到了郭新著。1939年7月1日，成武县城沦陷，日本鬼子开始四处建炮楼、筑碉堡。1941年，随着鲁西军区教三旅九团到达巨南地区，成武县抗日民主政府的成立。已是进步青年的郭新著，第一个加入了牛荫鹏区长领导的一区中队。在郭新著的带动下，郭新箱、郭新军、郭新燕、刘广起等一批青年陆续参加了区中队。当时，郭新著家处于村子西南角，东西前后四处院落紧密相连，便于隐蔽和避敌。看着新著出生入死十分艰难，全家人都非常担心。然而，新著决心已定，为了活动方便，非要把西院自己的婚房交给区中队使用。在新婚妻子路氏的理解支持下，小夫妻搬到了东院旧宅居住。为便于应急避敌，他把堂屋开了个后门，院子南北东西都有隐蔽通道。区里常常在屋内聚会，研究抗战对策，多次反击日伪军扫荡抢粮，打炮楼、端碉堡，缴获枪支弹药扩大了游击队伍。

据时任儿童团团长、现年88岁的刘兆祥老人回忆，为扩大根据地，使成武、定陶连成一片，在决定端掉再掘据点时，英勇果敢的郭新著主动请缨，与队员刘广起一起，把手枪绑在大腿上，深入敌穴侦察敌情，积极参与制定周密作战计划，凭借夜暮的掩护，以最小的伤亡拔除了据点，成定根据地连成了一片。刘兆祥老人说，大概是1942年的5月份，在日伪军大举对大田集、白浮园扫荡，尤其是“刘菜园磨盘砸坦克”后，面对敌人的疯狂，上级决定除据点、拔钉子，打掉日伪的嚣张气焰。在攻取王楼据点时，郭新著不幸被鬼子的炮弹击中，壮烈牺牲在王楼村东土地庙旁。

郭新著牺牲时，他的儿子尚未出生。哭干眼泪的路氏及家人，更加痛恨日本侵略者。以后，此屋继续作为区里的办公地点使用。解放战争中，区委在此指挥战斗，组织民兵参军参战，组织民工支前，抬担架救伤员送粮草。新中国成立后，此屋作为村公所、初级社、高级社、大队部、村两委使用，直至1992年全县统一建设了党员活动室。在郭新著烈士故居大门两侧的黑板上，至今还留存着毛主席语录。

据烈士郭新著的族弟、现年76岁的伯乐集镇中学退休校长郭新秀介绍，在郭新著的影响带动下，自1941年至1949年，全村先后有20多人参加了革命队伍，200多人参与支前，革命形势一片大好。但令郭新秀焦虑的是，现在了解郭新著事迹及前郭庄村革命史的人越来越少，知道红色古屋的人已寥寥无几。郭新秀说，红色古屋的前面，是烈士郭进成的故居，墙体未动，只是屋顶进行了翻修。东面是经过改建的郭新著烈士的东院，烈士遗孀路氏在此终老一生。尤其是红色古屋，前墙与西山墙交口处已开裂，加上房檐损毁，墙基酥碱，如果不加以修缮保护，用不了几年，恐怕就会倒塌。郭新秀迫切建议能够加强修缮保护，进一步挖掘红色老屋的革命故事，传承好、利用好，充分发挥出教育后人、激励后辈的作用。

文/图 通讯员 隋启良



菏泽英烈 市委党史研究院 市档案馆 菏泽日报 联合主办

琴台诗话

在单县老城的仙人湖畔、古护城堤上，有一处凸起的平台，为单县“古八景”之首的“琴台夜月”遗址。

《单县志》记载，春秋战国时期，在单父（单县的古称）任县宰的孔子学生宓子贱以礼乐教化民众，倡树道德，简政放权，以至奸邪不行、盗贼不作，百姓安乐。闲暇之时，宓子贱便登上城郭南边的土台子弹琴吟唱，被后人称颂为“鸣琴而治”，赞誉其治理社会的方略和才能。后来，单父百姓怀念宓子贱，把土台子命名“琴台”，后又称“单父台”“半月台”“子贱台”。

《曹州府志》对此亦记载，“琴台在县城护城堤上，即旧县城之北堞也。”

传说，唐天宝年间，“诗仙”李白辞官畅游天下，途经洛阳与“现实主义诗人”杜甫不期而遇，时受宋州单父尉陶沔邀请，与“边塞诗人”高适一起踏访单父。三人饶有兴致地登上琴台，把酒吟诗，纵情放歌，留下数十篇脍炙人口的诗作。



民间故事



探秘魯西南 古文化遗迹

杜甫的《昔游》写道：“昔者与李高晚登单父台。寒芜际碣石，万里风云来。采招叶如雨，飞翥去徘徊。清霜大泽冻，禽兽有余哀。”诗歌描绘了作者与李白、高适、陶沔晚登琴台，触景生情、思绪万千的心境胸襟。

后来，李白、杜甫、高适、陶沔被单父人誉为“琴台四君子”，乐道至今。

1698年，知县金天定重修琴台，且在此增设考棚，选拔贤才，“题名师以讲学，集俊才而授业”，后将琴台之处易名“鸣琴书院”。单县先人对琴台极为推崇，认为“单县的灵秀在台”，是中原文化和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。

循着“仙风圣迹”，历代文人墨客、达官名流、攀登琴台，怀古赋诗，以诗会友，留下佳作数百篇。元代陈奉仪的《登琴台》：“子贱静以治，巫马勤乃平。贤哉扬与马，异迹同忠贞……”清代于振的《半月台》：“高台象月偃城边，中设幢幡礼二贤。琴人松风遗响在，星随云阵夜光悬。坛底不受葳蕤草，蒲静唯砾澹池天。筑土当年深有意，半规留待后人圆。”清代陈维崧《金粟对芙蓉·访单县琴台》：“古树云平，荒台漏澈，两贤留下祠堂。见蛛丝网院，马苑围墙。承尘画壁昏干梦，千年事、陈迹苍凉。江南游子，无聊侧帽，有恨愔愔。迤邐渐下牛羊。响落木西风，飒沓层冈。怅琴声未杳，蘋藻谁将。拟寻北地韩陵石，呼来语、相伴他乡。那堪断碣，摩挲



“琴台四君子”李白、杜甫、高适、陶沔“琴台把酒释怀的情景雕塑”

已遍，一笑斜阳。”……

1945年，在琴台遗址上，湖西区抗战烈士纪念碑（现名湖西革命烈士纪念碑）巍然矗立，成为纪念革命先烈、弘扬红色文化的教育胜地。单县文学爱好者刘铮诗曰：“民族灵魂贯苍穹，碧云轻抚伴从容；琴台枕眠无寂寞，塔前景仰皆亲人。”

上世纪90年代初期，单县政协成立琴台诗社，创办了《琴台诗刊》。《创刊号》刊发了单县城东关开药铺的郎中秦令朴的诗作《水调歌头·读诗史》：“吟咏几时有？搦笔问谪仙。信乎盘古诗否？尧舜夏商韩。我欲寻求墨客，又恐沿讹讹误，何胜梦谒盘。太昊创驾辨，舜作南风篇。诗三百，孔子纂，忽略前？一言以蔽，承前启后创新坛。诗贵包藏天地，词中妙隐日月，挥翰世外天。时序分秒异，琴韵万千

年。”时任社长孔凡凯、主编史绍贤欣赏有加，认为其作“汪洋不失严谨，用典思辨考究，让人大开眼界”。由此，单县普通百姓对琴台的文化情怀可窥一斑。

近三十年来，《琴台诗刊》曾经多次休刊、复刊，累计刊发单县及海内外诗词作者佳作约20000首，为弘扬单县历史文化、推动时代文明做出了积极贡献。

2008年初，单县对湖西革命烈士陵园改扩建，在烈士塔一旁重修了琴台。新的琴台虽然失去了陈迹原貌，却谱写奏响了新时代的宏著乐章。每到清晨、傍晚，广大市民从四面八方接踵而至，登上平坦宽阔的琴台，跳舞健身、引吭高歌，幸福感像隽永流淌的诗词歌赋，洋溢在每一张幸福的脸庞。

文/图 通讯员 刘厚珉